

惜抱軒全集

冊三

卷之三

惜抱軒文集十二

墓誌銘一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

贈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 贈光祿大夫諱

秉彝之孫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

年 恩詔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

太保文和公已爲戶部尚書充會試考官矣公以

舉人例避不與試值 特命官別試迴避舉

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左贊善歷

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 今上卽位以

公爲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

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漏遺尤贅不稱

史體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

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爲然爲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二年遂告歸公爲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士曰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問之公曰取士國重典也敢忘共乎其爲侍郎謹奉法度而絕阿私旣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於古足爲法式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惜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數百金爲壽公曰吾秀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以人釐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烏用釐少爲宰

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間而終無世故態遇人無  
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  
長者公諱廷瑒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  
詹事廷瓚仕

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  
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璐太保禮部侍郎  
與公皆仕

憲皇帝及

今上最久公之

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沒  
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瑒兄弟皆舊臣賢者  
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於乾隆二十  
九年年八十有四夫人吳氏子二長若泌舉人次  
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  
夫人於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

德葆以居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爲人夸士誰能  
然惟公之行繼成於學始秉於性再世卿相家胡

不墮厚植根苞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世識之以固無盡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諡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歿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葬公及夫人於江邨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魏副使公彪文績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審審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撿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羸誅責貪慙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勦律令意授威懼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甯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自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憊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敝几故書怨

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  
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  
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  
之在官疑疑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  
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  
己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邨高墳磊砢我銘  
直諒以厲媿媿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

銘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  
聖人之殊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  
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  
疏聞 上悼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  
賢良祠諡之曰文端 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

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  
南化城請余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  
中贈太常卿徽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陞祖諱瑞  
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  
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  
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卽曰錢  
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

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  
官直南書房今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

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當事持大體守  
成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  
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晰得情甚稱職然上尤  
愛公詩文之美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  
之歸也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

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

上南巡

賜在家食俸後三年

皇太后慈壽七

十公入都慶祝

命加尚書銜與九老之會圖

形禁中後又兩值

南巡加命以刑部尚書致

仕晉太子太傅至

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

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

上見公益喜

賜騎

馬紫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禁闈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賜詩

以寵其行公嘗一爲會試總裁三典鄉試再提督

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

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

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

夜忘疲是時長州沈文愨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

以爲齊名雖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愨旣歿後

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九重下洎朝士以及

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

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

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愨汝隨汝豐汝弼

公以汝弼嗣弟界後幼子汝器上南巡爲公

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

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孰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

郭鴛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樂太平爲羣

士師上與天子賡和其辭衆望哀然旣老不衰我

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怡國有上瑞

匪鸞匪芝進觀公貌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

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道深字會源山西靈石縣人以武進士侍衛  
乾清門出爲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乾隆三十二年  
兵部尚書明瑞總督雲貴進討緬甸集諸道兵君  
初不與調明公聞君訓練營卒勇健有節度可用  
特檄以其衆至永昌至則果整練異他軍明公善  
之秋三路出師以軍隨幕府從取木邦破錫箔踰  
天生橋大戰蠻結先登奪柵殪醜紀功一等又從  
入至窮窄去賊巢阿瓦城益近賊斷木礮石守隘  
我師糧少火藥鉛丸盡師旋賊抄其後君爲殿遇  
山谷險阨君必奮戰俾師得度至猛域未至猛域  
前二日君中鳥鎗夜息有軍校曰君傷重矣賊至  
日衆道險難與敵盍稱病且逸歸乎君曰賊衆乃  
將卒致力時也叱之退明日戰益力初明公將中

軍趨錫箔別將分左右軍異路進約會師及至猛  
域兩軍不如約前臨大山賊盡塞蹊隘環圍數重  
軍殺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丁卯明公令夜拔營  
起平明賊來邀君立高岡與相拒他軍士從其旁  
得去君朝戰至日中被數創仆君亡次日明公亦  
亡事聞上以中軍多戰功其沒以無援賜卹特  
厚左右兩軍死事者殺其制不與之等於是君得  
贈武義大夫祀於昭忠祠祭葬卹蔭如制君祖  
龍騰父思義皆贈中憲大夫夫人梁氏先沒繼  
配武氏君之赴永昌也武夫人方孕君沒猛域兩  
月子膺綬始生君撫士嚴而有恩其聞檄令二日  
卽行而顧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沒後軍皆  
悲涕以其帶髮返次年賜葬本邑銘曰

頎與何君眉目清美揖讓温温以與余友佩韃橫

珍做宋版印  
戈徂險而馳急難舍生義孰與多汾流之側君起  
厥邑往不生歸銘寔無極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倫瀚先世世襲指揮使於明屯戍遼陽左衛  
因家焉三世歸我

太祖皇帝爲正紅旗漢

軍世襲參領其子以從

世祖入關功爲鎮

守山海關世襲城守尉是爲公之曾祖諱登科祖  
諱廷縉襲職後改副都統因亡世襲自是以白衣  
仕進副都統有弟爲湖廣道參議諱廷霖無子副  
都統使己子爲之後是爲公考諱天爵爲建甯府  
知府有吏能清節公少而孤貧負軼才奇氣而好  
學文武藝皆能盡其巧通知當時事變利病慨然  
懷濟人之志中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選三等侍  
衛

聖祖偉其才使兼直武英養心殿數年改

用爲刑部郎中持法堅不可奪時刑曹或破律放  
意以入人罪公疏論其非  
上善之飭吏如

公指雍正中出爲甯波衢州知府浙江糧儲道布  
政副使衢民爲齋堂合衆誦佛書公曉以非道盡  
解其黨及大吏聞欲以邪教論衆已散去遂皆免  
運丁有積欠久不能償者且十萬金公計糧道所  
入歲償之竟除其逋  
今上初召入爲御史出

莅湖廣驛鹽道復爲御史給事中掌吏戶科巡南  
城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在  
朝屢以事陳抉絕

萌姦民賴其念公爲人和易好交遊而持身介直  
仕宦恥爲家計晚歲益貧或至乏食其意益恬時  
爲文自娛以至於歿年八十一有集十二卷公在  
浙江時  
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吾天台

山道士也來就陛下乞所居地  
帝寤異之

使問於浙江吏言天台故有桐柏觀今爲人侵廢  
且爲墓矣

詔還爲觀俾公董其事公成觀  
而民無疾焉往來山中爲詩一編曰天台遊草其  
辭甚奇雋士多誦之自

聖祖愛公畫世傳

寶朱公指畫及書然公修己立朝卓然於衆不詭  
隨蓋有古人之風豈以文士論哉子五人長孝先  
次孝升舉人 縣知縣先公卒次孝全次孝純次  
孝揚乾隆二十五年葬公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  
之側夫人合祔銘曰

言以法審刮吏瑕行以義域不爲他苟利於國家  
則羸偉哉中藏鬱以多抑揚文武誰不宜遠吐涕  
泗百士嗟作銘幽室埋其阿此石可泐名不磨

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廷璇字清紹桐城張氏始以仕顯者曰明廣

西布政司參政淳史錄諸循吏參政之孫秉哲順治時以能文名爲舉人舉人生都水員外郎芑都水四子其季爲君君少修謹寡子弟之過長以薦舉試職於禮部出爲東臺鹽課大使擢鹽運通判分司通州廉慎於法所職無不舉通州符生以文爲君知嘗侍從容以吏事干君君曰書生乃可言及此耶旣而曰汝毋乃貧乎曷不語我而俾人以利誅汝遂厚予之生感而奮爲善士海濱以竈戶煮鹽舊給之田竈戶輒賣之民且百年田價增八九倍而田數易主矣有議奪田與竈戶使竈戶第償故直君曰是非平法也且竈戶貧不能買田必姦民誘使爲名而陰據之是平民失業而姦民利也以告上官不聽君曰厲民爲媚可乎投劾遂去君與太保文和公皆參政元孫也君績學工詩善